

忆薯

郑 蝶

雨天,在学校值班,中午回妈妈家吃饭。饭后和老妈闲谈,老妈说楼上晒了红薯,昨天太阳不大,今天就下雨了,红薯晒了个半干,说是到附近伯伯家那里买来的,没有施过化肥,让我尝尝。红薯外面一层脆脆的皮,看起来晶莹剔透像一块块黄色的璞玉,半块红薯塞进口中,甜甜的,糯糯的,丰富的红薯淀粉吃起来都会黏牙。

是了,这段时间正是红薯上市的好时节。红薯不值钱,现在一百斤红薯也就 30 来块钱。但是在爷爷奶奶甚至父母那一辈,红薯是主食。那个年代,大米不够,熬成粥都吃不饱,这时富含淀粉的红薯就派上用场了。现在吃番薯粥是尝鲜,那时候确是家常便饭。不仅是红薯收获季节在吃,粮食短缺的时候,一年到头都在吃红薯粥、红薯饭,而且大多是红薯多,大米少。新鲜红薯保存时间有限,就把红薯切成小块,煮熟后晒干放进藏有石灰的缸子里储存,需要填饱肚子的时候,就用拿出来放进米汤里一起煮。

小时候在外婆家,家里养了猪,红薯藤每天割下来后挑回家,新鲜薯藤捆成一扎,放进一个大盆,用菜刀剁碎,这叫“切猪菜”。我那个时候还小,不敢尝试,只是看见表姐放学后坐在一个小板凳上,要切上整整一大盆的薯藤,然后晚饭后大人将切好的薯藤放在柴火灶上面和少量碎米一起煮。农民在冬天来临前,将所有的薯藤都做成“猪菜”,冷却后,倒进番薯缸里。冬天,猪没粮食的时候,勺出来加热喂猪。新鲜的红薯叶还可以和青菜一样炒起来吃,特别鲜,小孩子会用红薯叶做成耳环挂在耳朵上玩。那红薯呢?

红薯成熟的时候,辛勤劳作的人们将红薯一箩筐一箩筐的挑回家。除了近期即将会吃掉或者加工的红薯,其余的都会放进红薯窖里面。窖子一般是在一个山包底下挖一个深四五米、高约 2 米的小山洞。冬天的红薯窖是暖和的,感觉红薯是在里面过冬呢。红薯窖不仅放红薯,芋头、南瓜、土豆、冬瓜都可以放在里面。没有小动物

进去偷吃,保存的好的话,能放到来年春天,再往后红薯也就坏了,会有一股子烂红薯的味道。

红薯的吃法有很多种,现在最常见的就是洗干净削皮做成红薯粥。小时候的红薯粥是在柴火灶上做的。大锅水开后下来煮到七分熟,然后用簸箕把大部分的米捞上来,剩下很清的米汤,接着外婆会把削了皮的红薯放在手心上,用刀在手上切红薯,切一下,往外拨一下,一块红薯就掉进咕噜咕噜的米汤里,每块红薯的形状都不一样。煮出来的红薯粥特别的香。现在都用电饭煲做红薯粥,总觉得少了一股人间烟火的味道。这种掌上劈红薯的切法,至今我也不敢尝试,总觉得心惊胆战,一个不小心,手被切上一刀,后果可太严重了。

其次,红薯可以磨成红薯粉,如今有专门磨红薯的机器,红薯放进去后,机器两边口子一边出红薯渣一边出含有红薯淀粉的水,等乳白色的水沉淀好,下面就是一层红薯淀粉了。最后把这层淀粉倒出来,暴晒四五天,就变成了红薯粉。每每这时,就在感叹时代的变化,人类是多么聪明的啊,发明了这么多便利的机器。要知道小时候听长辈们讲他们小时候磨红薯粉,可是至少要花费一整一天的功夫。一口内部带有尖角的缸,把红薯放进去利用摩擦力,将红薯磨得细细。这一道工程可就不小,不仅花费大量人力,而且稍不留神,手就会被缸内尖角给划破。接着需要把这些磨好的红薯,糊连渣带水一起,用干净的布过滤成红薯渣和红薯淀粉水。架子下面放一个大桶,布的四个角分别绑在架子上,将磨好的红薯糊一小桶一小桶倒进去,期间需要不停地倒水进去,再把装有红薯糊的布拧紧成团,让淀粉水过滤到底下的大桶里面进去,等水沉淀。沉淀下去的精华就是雪白的红薯粉了。日常做菜的时候也可以把红薯粉当成普通淀粉使用。红薯粉做的零食很好吃,很有嚼劲。当吃的是煎红薯粉,红薯粉放水化开,煎成一块饼状,然后切丝,放自家种的辣椒,做一道辣椒炒番薯粉。整个厨房弥漫

着辣椒的味道,瓦房又没有油烟机,也排不出去油烟,大人小孩被香味馋的流口水,闯进厨房后,一个个被油烟呛得眼泪汪汪。

红薯还可以炸成金黄的红薯片,或者就直接切块蒸煮晒干做成红薯条,当小孩子日常的小零嘴。因为红薯产量高,每年会煮煮很多红薯,需要放在户外晾晒,这就需要有人专门去守着红薯了,以防止被小动物偷吃或者调皮的孩子糟蹋了。这个好差事当然最适合小孩子了,大人用箩筐将煮好的红薯,倒在山上比较光滑的石头上,嘱咐孩子们看守好。我最喜欢那种晒得不是很干的,既不会咯牙,又不会太软。看守后的中午,午饭是吃不太下了,一个个鼓着肚子,都说吃饱了。天气好的话,三四天就能将红薯片晒干,收回来后,大人他们会放在油锅里炸,炸的酥酥脆脆,红薯表面炸出小泡,吃起来咔嚓咔嚓。红薯自带的甜经过高温不断地翻转,已经和油香浑然一体了。

我最爱的是和大几岁的哥哥姐姐们一起烤的红薯。冬天户外寒风凛冽,我们一群孩子围坐在柴火灶门前添柴烧火,听着烧柴声,闻着饭菜香,打闹声和笑声不断,饭前就将红薯进柴火中,饭好了,红薯也就熟了。红薯被烤的外焦里嫩,剥开后,香味扑鼻,表面不断冒着热气,垂涎欲滴,尝起来还有木炭的味道,别提多香了。这还不是最好吃的。最好吃的是和姐姐们带上柴火、土豆、红薯、腊肉、黄豆,去山上进行“户外烧烤”。在草坪地上挖一个洞,底下放小木柴,中间放红薯土豆,最上面继续放干柴。小树枝串起来的腊肉在火的燃烧下变成透明的金黄色,有时候还会拿一些黄豆撒上去,在炭火的包裹下,黄豆被高温膨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

红薯全身是宝,是个好东西,过去给人们填饱肚子,现在品种越来越多,可以制作成各种零食。吃在嘴里的红薯是香甜的,回忆的红薯是童年的味道。童年的红薯,长大后吃不回那个味道了。

我家的药碾

刘质盛



我家有件老风物，即生铁铸造的宛如小船模样的药碾，至今已有 160 多年。

它高 20 公分，长 65 公分，中间宽 18 公分，两头略窄一些，其碾槽坑呈弧形，最深处超过 10 公分，配有一个直径 30 公分的碾轮子。

药碾，顾名思义是用于碾磨中药材的。一般是医院的药房、中药药店备之用的，而我家世代没有从事医药者，那药碾何来之有？

据奶奶讲，这个药碾是爷爷的爷爷中年时购来家用的。爷爷的爷爷是个秀

才，他以办私塾教书为职业，兼做地理（风水师），还懂医药。他有个大园子，种的是五花八门的中草药。

这个药碾传到奶奶手上，大家就习惯地叫它“碾槽”了。碾槽，不仅仅是碾药，只要是需碾又可碾的东西，它都碾，它比药房里的药碾更忙。无论是本村人，还是纪家、西山底、刘狮圩等别地方人，只要需要，尽可借碾，奶奶从不推辞。每当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春节前一两天，来碾芝麻、豆沫之类的人们络绎不绝，这碾槽便从早忙到晚，叮叮当当响不

停。奶奶手上忙着织麻丝，嘴上与人家谈谈笑笑。整个屋舍香气扑鼻，笑声朗朗。到了冬季，大家红辣椒晒好可以碾辣椒粉了，这碾槽就忙得白天没得空，晚上还加班。有时候一人借去，他人接上，十天半月都没回家。

那年爷爷英年病逝，大伯才九岁，父亲才两岁。自此，奶奶母子三人艰难困苦。有一天，吴村的一个药房夏老板上门与奶奶商量，愿出高价买走奶奶的碾槽。奶奶笑着说：碾槽虽然是我的，但是前村是个上百户的大地方，还有周边的村庄，有了它，大家想用都方便，我日子再艰难，也不能将老祖宗遗下的这个“活宝”卖掉！夏老板无奈地笑着说：言之有理。

父亲遗传了奶奶的基因，待人热情和善。他当家的岁月里，碾槽跟他一样一直没闲着。无论人们上门碾东西，还是把碾槽借去使用，他也从不厌烦。如果来碾或借的人是会喝茶抽烟的，只要父亲在场总是烟茶相待。要是碰得巧，父亲还会酒饭款待呢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有一天，吴村药房的那个夏老板又一次上门跟父亲谈，想出一两百块钱将碾槽买走。当时一两百块钱确实很值钱。可父亲先留夏老板吃中饭，在饭桌上这样回答：当年我母亲世道那么艰难都没答应卖给你，现在碾槽还服务着前村的老百姓，我怎么忍心将这个“传家宝”卖了呢？夏老板感叹说：这么个无利可图，白搭上烟和茶不

说，还要搭工夫的玩意，我出高价都不卖，真是服了你们母子俩！

八九十年代，前村塘圩的那个凭中草药行走红江湖的叔叔，常常到我家大把大把的碾药，有时干脆把碾槽搬到他家去用。有一次，他借用之后还送我，我们发现一个好好的碾槽居然两端都破了，一头破的是左边，另一头破的是右边。当时我们一家人看到这惨景，个个痛心不已。那个叔叔说是不小心掉路面石头上摔破的，要我父亲作个价钱卖给他。我当时心中疑惑：掉地上怎么会破两端，且一端破左边一端破右边呢？该不会是故意敲破的吧？这只有他心知肚明，我不敢说出口。父亲是这样回答他的：破已破了，好在还可以用，至于卖给你，你出再多的钱也办不到，我也不需要你赔一分一厘，痛就痛在我们心上了。

从那以后，一个打丁破相的碾槽，带着不癒的伤痛，继续为地方上的人们任劳任怨地服务着。

2000 年以后，地方上年富力强的已基本外出赚钱，留守的几乎是老少体弱者，加之碾辣椒粉有机械碾了，我家的碾槽也就清闲多了，只是周围的人偶尔使用。

如今，我的父母都不在人世。我们三兄弟可分的东西都分了，但这个碾槽没有分，也不能卖，权当众家的公产，由我二弟代表第五代主人经营着。只要有人借用，二弟和碾槽依然义不容辞。

珠 溪

朱小毛



小城之河,名曰:珠溪。珠溪蜿蜒,奔流不息。

一夜暴雨的倾情投入,珠溪尽揽怀中。催生了河水猛烈怒涨,先前干涸、袒露的河床,被雨水淹没,好似刚生产的哺乳期妇女,乳房丰满,乳汁饱满,承担着养育后代的重任。

此时,细细的雨滴,打在河面,戳起铜钱般大小的水晕印章,呈现,消失,消失,呈现,如此循环往复,不知疲倦。雨水不停,水晕不消。看起来,珠溪波澜不惊,静水深流,不显峥嵘。

酣畅的秋雨过后,河水浑黄、混浊,表面上声色平静,或许内中藏着隐秘浩大的心事,有激流,有漩涡,却谁也难以看清摸不透,城府颇深。

岸边的杨树、柳树、枫树等,纷纷弯腰附首,为珠溪所折服倾倒。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。一位位佳木美人临水自照,对镜梳妆,欣赏自己婀娜多姿的情影;或是顾影自怜,一腔心事都付与珠溪,娉婷袅娜的身姿,摄人魂魄,更有甚者,将纤细树枝散入水中,洗濯青发,任三千烦恼顺流直下,漂走自己无边思绪……

两岸河埠头,蹲着一排女子在浣衣。这是沿河附近村庄,小区的妇女,每日清早在溪河定时演出的保留固定曲目。她们或两两相对,头靠头;或两两相背,臀近臀。俯腰前倾,双手按住衣物,不停地搓动,身子亦有节奏地前后耸动。时而挥起手中的木槌,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,尔后砸在衣

物上,发出“咚咚”的响声,仿佛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发泄在用力敲打上。

俗话说,三个女人一台戏,每天有众多女人聚在河埠头,那是多少场(折)戏呀!没有谁数得清。她们的笑声,能传到对岸,她们的话语,能惊动树上的鸟儿。这儿,是信息的集散地,一些信息被从村庄或小区出来的妇女,和将要换洗的衣物一道裹着,带到河边;一些信息又被妇女装着,和已经洗好的衣物,带回村庄或小区。张家李李家短,东家高西家低,信息通过妇女的喉舌,瞬时飞向四面八方。世事风情,在河埠头叠交演绎,迅速传播,这些洗衣女,功不可没。

小城两岸的居民,与珠溪融为一体。不可想象,没有珠溪的小城,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?自古河桥不分家,有河必有桥。树木清绿,空气清新,共同酿造的氧离子,散发强烈的磁场,吸引他们每天风雨无阻,尽情演绎自己的激情人生。

洲中的林阴深处,有男性在“哦哦哦”地昂着嗓子,只闻其声不见其人,高音从胸腔而出,直冲云霄,似有帕瓦罗蒂雄浑、高昂之气势,隐隐有“我的太阳”之风韵。几只白鹭时而俯冲,时而跃起,分明是河面屏幕上闪现的灵动的诗行,让人的目光随着它们的高低起伏,读出抑扬顿挫的绝句。

珠溪,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,养育了小城两岸数万百姓。它是小城的动脉,每天为小城输送新鲜的血液,富有张力,饱含弹性,极具韧劲,让小城滋润起来,生动起来,鲜活起来。

一本书的距离

刘茜

夜晚,我又坐在书桌旁捧起了书本。日复一日,直到一本书看完,我才意识到,我终于开始适应这个新的阅读小天地。

我曾坐在结婚时买的书桌前,扭头望向窗外就瞥见小鸟在蓝色背景下的黑影。再望远些,宽阔的河面上偶有一抹飞翔的白色。如遇到大雨天,滚滚河水总让我感受到生命在奔腾,万物都明朗。在凝视河对面的高楼似乎永远在凝视着我,如默默陪伴的老友,虽不热烈,但始终不离不弃。

3个月前,我们搬进新家。我有了新的书桌,木板是我们自己采购的,木匠师傅很细心地将书桌镶嵌在窗户下面,书桌与墙面没有一丝缝隙,既最大利用面积,又不留卫生死角,可谓一举两得。但是抬眼望出去,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,视线被高楼阻挡,一层层地好像要压过来一样。其实,晚上窗帘一遮便能将压抑挡在外面,可我还是没有时间坐着看书,我找寻各种理由,与书桌保持着距离。

手机手电筒的光线足以让我看清清书上的字迹,我用平静的目光慢慢扫过那些令我内心波涛汹涌的铅字。其实书桌上摆放有一个黑色的护眼台灯,当初特意买了两个,书房一个,我的卧室一个,可是打开便能照亮整个房间,哪里怕亮度调到最低,而听说这样会影响孩子的视力。我突然想起去年冬夜我也曾这样握着手机,一束光在书本上跳跃,四周一片寂静,但书中的故事,那另一个世界,一走进就是人间烟火,一待就想探个究竟。我觉得追书和追剧很相似,没看到大结局根本停不下来。我常常想起书中的剧情,好像真有一幕幕动画在我面前上演过。

我不止一次计算过,每看一页书,时间都悄悄溜走两分钟,看了多少页便能知道时间过去多久。和以往不同的是,我不再羡慕慕别人可以一目十行,好书值得细品,我留恋每一处让我停下来做标记的段落,那是心灵的碰撞,是思想花朵的绽放。翻页时,我用手轻轻捻起书角,尽量不发出很明显的声响,因为之前有把熟睡的孩子惊醒过。现在,每成功翻过一页,我便能获得时间的额外恩赐般感激。

离开依偎了3年整的书桌,我用了三个月才将它安放在记忆里。最近,我随“平凡的世界”的孙少平,来到他工作的煤矿,我看到煤矿工人的艰辛和危险,那一个个隆起的小土坡,常在我脑海里晃动,他的师傅也因煤牺牲时,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。作者说得很对,这就是生活,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,有人艰难地活着,即使死了,也可能不会掀起一丝波澜。

我很喜欢孙少平这个爱书的热血青年,他的坚忍和闯劲让我对生活也充满希望。他露着伤痕累累的背,趴在破烂不堪的棉被上,就着一点小小的烛光阅读的情景总是打动着我。原来,与命运抗争的人是这样有魅力!

套房不比自建房,空间减少很多,有些书便没有搬来,书架上的变化仍让我感到陌生,拿书的角度和姿势也不尽相同。不过,一旦走进书中的世界,我依然会不知不觉忘记自己身在何处。其实,这如虚幻梦境般的瞬间游离于我已经是很奢侈。

夜幕降临,忙碌的一天接近尾声,这样的时候特别适合静思,适合阅读。我越来越相信,我与更好的自己只是隔着一本书的距离。